



(快報集)

老張剃胡子

關振俗 著

陝西人民出版社

老 張 剃 胡 子

(快板集)

閻 振 俗 著

陝 西 人 民 出 版 社

一九五六年·西安

本書寫了三個快板。「周家灣」是寫一個青年趙喜娃被地
方幹部整以後，回到家里遭到父母和妻子的不滿，認為當飼養員
是丟臉，但喜娃認為不管作什麼工作都是為了建設社會主義，
因而，引起一場風波。後來在組長周永漢的說服教育下，一家都同意
喜娃去當飼養員。「老張剃胡子」是寫一個社員張金貴，想坐享「五
保」，留着胡子裝老漢，做活圖輕避重。後來在他老婆的幫助下，認識
了錯誤，剃了胡子，積極的參加了生產。「黃育中」是寫一個高小畢
業生，參加農業生產以後，遭到了他爸的反對。結果黃育中幫助社里
想辦法，築壩攔水，把旱地變成了水田，給社里帶來了豐產，因而，
他爸的思想也轉變了。



老 張 剃 胡 子

(快板集)

閻 振 俗 著

※

陝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安北大街一〇九號)

西安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〇一號

西安市第二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陝西分店發行

※

787×1092 1/32 • 書印張 • 10,764字

一九五六年九月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1——7,000 定價：(5) 分

統一書號：T10094•55

目 錄

周家灣.....	(1)
老張剃胡子.....	(8)
黃育中.....	(13)

周 家 灣

周家灣，把社建，
 熱火得就象過新年。
 有個青年周永漢，
 年紀不過二十三，
 能吃苦，能耐煩，
 人人夸他是好團員。
 建社工作帶頭干，
 白天黑夜不稍閑。
 這一晚他走到大門前，
 忽听趙家吵翻天。
 永漢爬到門縫兒看，
 全家四口都在里边：
 老兩口炕上靠牆坐，
 兒子跼蹴在案跟前，
 兒媳婦臉惱頭髮亂，
 氣呼呼地把脚「彈」。
 罵她男人：「不值錢！
 你就愛當飼養員？」

二老公婆從旁勸，
 男人趙喜娃不言傳。
 事情擺的很明顯，
 永漢一听全了然。
 他一想，我要管，
 這疙瘩不解怎生產？
 忙伸手，把門拍，
 叫聲：「喜哥快開門。」
 老漢里边已听见，
 「半夜誰把喜兒喚？
 是不是上边來調查，
 怕咱入社有『麻達』？
 你媽你睡下愛翻身，
 給头上盖个黑头巾，
 他若問咱咋沒睡，
 我就說你不精神。
 看眼色，听話音，
 莫叫他看出鬧糾紛，

不然社門不得進，
 咱們可就倒了運！
 媳婦你先別着氣！
 喜兒你快去開門！」
 喜娃算走算撓頭，
 盡量裝得臉不愁。
 出門一看是永漢，
 呀！心里一想「事好辦」。
 趕忙拉着永漢的手，
 邊說話邊往家里走：
 「我有事正想去找你，
 你嫂子和哥正淘氣。」
 老漢趕忙用話岔，
 「媳婦你快給永漢去燒
 茶！」
 永漢忙說：「莫麻煩，
 不喝茶來不抽煙。」
 出口先叫：「趙大伯！
 這時候怎么還不睡？」
 老漢听言「咳！」一聲，
 指着老婆把人哄：
 「你趙媽今晚受涼得了病，
 頭暈腦脹渾身疼，

人老了真是不中用，
 辰時卯時就有病。」
 老漢一提老婆病，
 老婆跟聲就哼哼。
 永漢心里明如鏡，
 他從門縫兒早看清，
 心里明白裝糊塗，
 他勸老漢莫憂愁：
 「頭疼腦熱非大病，
 吃一付藥就減輕，
 早些治，莫放鬆，
 病早治好免誤工。
 如今社里活路多，
 男女老少都有活，
 我趙媽身體不好精神短，
 也能在托兒所里把娃看。
 我嫂子麻利又精干，
 做活和男子『拉平綫』。
 我喜哥是飼養員，
 喂牲口特別有經驗……」
 永漢一提飼養員，
 媳婦一邊忙插言：
 「飼養員你哥不能干！

他的底細你全了然：
 骨头沉，性子癱，
 經營牲口是門外漢。」
 永汉叫声：「好嫂子！
 你說這話理不端。
 人都說我哥是『牛狀元』，
 你偏說不值半文錢。」
 媳妇一看事難辦，
 話兒說得更和婉：
 「你哥是鎖子鉄牛的鈴，
 你偏認成風磨銅。
 咱社里靠牛把地種，
 飼養員担子可不輕。
 嫂子不給你說明，
 誤了生產誰担承？」
 媳妇把漂亮話兒講一遍，
 永汉听了裝喜歡：
 「嫂子到底成了社員，
 對社里关心理當然；
 只是你要听小弟劝，
 別替我哥把心担。
 社員群众都長眼，
 看中了这我哥这个牛狀元。」

老汉一旁發了言：
 「我說話不愛拐彎彎，
 要把真情講当面，
 你嫂子嫌当飼養員太下賤。」
 老婆听言忙起身，
 忘了她在裝病人，
 心里直把老汉怨，
 這話怎能講当面。
 忙叫：「永汉听仔細，
 不是嫌飼養員的身份低，
 是你哥沒有那本事，
 入社我全家是誠意。」
 永汉忙給講道理：
 「這和入社是兩回事，
 就是不当飼養員，
 社里也不能不要你。」
 老婆听言把心放寬，
 又倒在炕上假呻喚。
 永汉又把媳妇劝：
 「你还是叫他把飼養工作好
 好干。
 大家滿意他情愿，
 怎能中途隨便換？」

媳妇一听变了臉。

「反正我是不情愿！」

社里人比螞蟻多，
为啥單找他一个？」

媳妇說話太难听，

喜娃急忙搭了声：

「婆娘家說話不講理，

永汉你可莫生气。

干什么也算是劳动，

飼养員难道不光荣？」

媳妇气得渾身顫：

「你把光荣看的太得不值錢！

光荣的人兒有千万，

沒听过人說有『牛狀元』，

你睜开眼睛到社里看，

人家都坐的是什么『官』？

張主任，王委員，

李會計，刘『治安』。

光把你放在牲口圈，

一輩子和牛打轉轉！

白天黑夜槽头站，

寸步难离不隨便。

尿里尿里來回鑽，

身上难把好衣裳穿。

你愿干，你就干，

不要吃我做的飯。

白天咱倆少見面，

晚上你就在牛圈里头把身
安。

長工拉了十几年，

喂牛還沒喂厭煩？

如今你还把那骯髒事情干，

难道喂牛是祖傳？」

媳妇吵得翻了天，

拉起蒲籃斗动彈。

老汉顧不得抽旱烟，

老婆也顧不得假呻喚，

老婆下炕把媳妇劝，

老汉給永汉忙道歉。

永汉看这个媳妇恁野蠻，

心里早就不喜欢，

他想到自己是团员，

强压怒火發了言：

「嫂子你莫要滿嘴唾沫濺，

高說低說都一般。

如今你好賴也算是社員，

咱們坐下緩緩談。」

媳婦說：「我的這口气難嚥！」

永漢說：「你的心胸太不寬！」

媳婦說：「反正我是不情願！」

永漢說：「我總要說得你心喜歡。」

永漢來了個說話風趣笑滿面，

屋里的氣氛馬上變：

老漢抽烟老婆就給把火點，

媳婦子的臉色也不太难看。

永漢說：「講錯了嫂子你莫變臉，

我說你还是旧观点。」

媳婦說：「我对入社都沒意見，

为啥还有旧观念？」

永漢說：「你就是入社一年半，

旧观念未必能全取完。

咱建社為的搞生產，

不是為張三李四來坐官。

社主任，各委員，

生產隊長、會計員，

分工合作把事辦，

都是人民的勤務員。

誰干啥合适就讓誰干，

按照材料來下綫，

不分貴，不分賤，

咋能說飼養員不領錢？」

媳婦的理屈辭窮紅了臉，

張口結舌又硬強辯：

「這些道理誰不懂？

咱也不是『糧食虫』！

社里人多的幾層層，

難道說离了你哥就不行？」

「說起來你啥都懂，

實際上認識還不清。

咱們憑牲畜把地種，

牲畜得有人經營。

要是誰都不當飼養員，

那就沒法搞生產。

農業社，不能建，

社会主义也难實現。」

媳婦自覺理太短，

說話的口气越發軟：

「莫怪我高低不情愿，
牛圈的臭气也就是惹人厭。」

「嫂子不要忘根本，
庄稼人憑的是牛糞。
什么人才嫌牛糞臭？
資產階級只知剝削不愛把活
做。」

咱們生來是農民，
做庄稼离不开牛馬糞。
他嫌髒，你嫌臭，
地里沒糞难丰收。」
那永汉說得在行有理由，
听得媳妇帶笑又點頭，
瘡疤出膿毒气散，
心里怒气全消完。
永汉說：「嫂子，你再听，
有个女社員華銀鳳，
年歲剛剛二十三，
出身是个女学生。
畢業后参加了農業生產，
在社里养猪她不嫌。
猪养的好，当了模范，
到北京开会把毛主席見，

女学生喂猪不嫌臭，
臭字竟出在你的口！
華銀鳳是咱的好模范，
新社会干啥都一般，
都为了把社会主义來實現，
真正是行行出狀元。」
永汉說的就是美，
全家人點頭都說「对」。
說話的忘了夜已深，
听話的顧不得抽烟、裝病人。
媳妇也不再插嘴，
低着头兒只默認，
永汉說：「旧社会我哥拉長
工，
黑不当黑明不当明。
穿的爛襖不見領，
腰里結的是草繩。
你一家餓的臉失形，
端起碗來照影影。
嫂子坐月子把娃生，
我哥半夜里求財东。
財东吊下長驢險，
欠着工資不給錢。」

只給一升包谷面，
 坐月子吃了几十天。
 你受餓，娃沒奶，
 餓死你身上肉一塊。
 解放后，分了地，
 清早面，上午米，
 臉上退了窮苦氣，
 身上穿的織貢呢。
 瞎處好處都趕遍，
 不要忘了包谷面。
 聽說你最近有了喜，
 不久生兒或養女。
 你不要光光看眼前，
 還要給兒子來打算。
 合作社的飼養員，
 這和長工不一般。
 合作社是為自己干，
 為子孫幸福萬萬年。」
 說的媳婦泪漣漣，
 呼哧呼哧說了話：
 「永漢不要再說啦，
 只怪我的思想瞎；
 農業社就是咱的家，

叫你哥做啥就做啥。」
 「嫂子不要太激動，
 只要想通了就能成。
 做庄稼憑牛作本錢，
 耕畜离不了飼養員。
 農業社就在咱眼前，
 和我哥早晚能團圓。
 過年過節要把戲看，
 社里有人來替換。
 飼養員當不了多少年。
 鉄牛就把黃牛換。」
 說的全家喜開顏，
 疙瘩解開愁氣散。
 老漢忙把媳婦喚：
 「快給永漢做好飯！」
 永漢笑着開了言：
 「等你老添了孫子再吃喜
 面。」
 這時候，窗外金鷄唱五更，
 隔窗看見東方紅。
 雖然熬了個大天明，
 永漢心里很輕鬆。

老張剃胡子

吳愛鳳，張金貴，
老兩口一同去趕會。
出了村子上大路，
路旁麥田一片綠，
今年麥子長得好，
麥苗足有半人高。
老婆走着心里想：
眼看五月麥子黃，
這麥稈還比筷子粗，
旧鏟片怕難把麥收。
想起家里后樓上，
爛鐵放了多半筐，
拿來打成新鏟刀，
把割麥的工具准备好。
閑時拾掇忙時用，
叫老汉回家快辦這事情。
老汉聞听不情愿：
「你一天光愛把閑事管，

合作社麥子片連片，
不靠你我兩張鏟。」
老婆聞言不高兴，
老汉說話有毛病：
「社里就是咱的家，
養老送終都憑它。
社里麥子片連片，
割麥子憑的每張鏟。」
老汉仰頭開了腔：
「老婆子再不要瞎嚷嚷，
咱倆都已四十三，
还想發財去坐官？
又沒兒，又沒女，
何苦拚命出死力？
為了一天三頓飯，
跟着大伙去轉一轉。
黃河水，流不干，
社里的活，做不完，

做多不如做的少，
 老子咱倆有『五保』。」
 老婆听的心着火，
 脖項筋暴手哆嗦。
 腦子想，心里說：
 老東西才是這號貨，
 入社已有一年多，
 瞎瞎思想還沒改過。
 前一思，后一想：
 老漢經過多年商，
 胸口上擦油——心眼滑，
 對人常常沒實話。
 我还是順着他，
 照他的堆堆來種瓜。
 改變口氣換笑臉，
 開口叫聲：「我老漢！
 人常說『八十歲老兒門前轉，
 不死要吃兩頓飯』，
 吃飯要拿勞動換，
 怎能耍滑當奸蛋？」
 老漢當面開言道：
 「你的心里不開竅，
 七十二行全有鬼，

誰要老實就吃虧。
 比如套車把糞拉，
 未曾行動先吱哇，
 吵的空氣起變化，
 他說我的勁頭大。
 他拿鏟頭咱吸煙，
 他們丟車咱取鏟，
 看見車滿快裝够，
 放鏟去拿油葫蘆。
 你看搗了多少鬼，
 旁人還說咱有眼色。
 鋤麥子，更有竅，
 鋤把要細鋤頭小。
 看誰恨活貪得寬，
 就向他的中間站，
 兩旁的鋤頭一捎邊，
 把咱的一溜就占完。
 咱跟着他們打幌幌，
 晚上計工都一樣。
 混到胡子顏色變，
 農庄還有养老院……」
 老婆听罷一席話，
 心里好似貓爪抓，

滿肚子，都是氣，
 開口罵聲：「老東西！
 難道你就沒良心，
 處處節節想吃人。」
 這話把人傷的重，
 老張生氣放大聲：
 「教你的竅道你不用，
 反來罵我罵的重。
 做活搗鬼的人很多，
 偷懶的不是我一個。」
 老婆言說：「你說你，
 为啥不拿模範比？
 蚕吃桑叶把絲吐，
 你披的人皮不愛把活做。
 一天耍奸找斜竅，
 剝削思想沒去掉。」
 老漢听言臉發燒，
 甩了烟袋扔草帽，
 脚一躁，头一偏：
 「學了倆名詞你胡乱安，
 我也憑劳动端飯碗，
 剝削的帽子快扔远！」
 老婆咧嘴把他叫：

「有理不在你乱喊叫，
 人家辛苦把活做，
 你要奸滑把空空瞅，
 一样計工虧大家，
 不是剝削是个啥？」
 問的他舌头挽蛋蛋，
 袖子一挽手动彈：
 「老搭少，硬撐軟，
 十个指头有長短，
 劳动不是拿秤过，
 况且我还是老汉。」
 老婆歪头搭了話：
 「你的嘴里胡圪啦，
 今年你才四十三，
 留着胡子裝老汉，
 好吃麸子怕套碾，
 你說你得是个老奸蛋？」
 問得老汉不言傳，
 拾起帽子作椅墊，
 擦火柴，吸旱烟，
 嘴撇臉吊把眼翻。
 老婆接着又發言：
 「你还說你是老汉，

你說老汉就老汉，
 陈杰今年六十三，
 样样劳动用力干，
 全区称他是模范，
 他怕人家說他老，
 多年的胡子全剃掉。
 他从老汉变年輕，
 一心为的多劳动，
 人問他積極为了啥？
 他言說：『只为早日工業化』。
 他也老，你也老，
 胡子沒有眉毛早。
 他年大，你年小，
 你說老模范好不好？
 你不要光把『五保』念，
 『五保』要憑劳动換。
 人人都象你这样懶，
 有『五保』怕也要餓飯。
 庙里撞鐘庙外听，
 人过留名雁留声，
 愛國愛社愛劳动，
 落下美名受尊敬。
 要奸要猾要佻皮，

走路有人指脊背，
 活着落个沒味气，
 死了人还議論你。
 哪个臭，哪个香？
 你和你自己算算賬。」
 問得老汉不出声，
 心里难过臉發紅。
 猛听耳旁鞭子声响，
 見一人吆車把坡上，
 吆車的手拿鞭子抽，
 梢騾子不曳光退后。
 吆車的口罵手拉繩：
 「我把你个懶奸虫，
 一样吃的草和料，
 不想出力你胡跑。」
 老張听見又看見，
 不由得心里直盤算：
 难怪車夫將你怨，
 为啥把繩不綳展？
 翻過來，想自家：
 我和那梢騾子不差啥，
 奸蛋牲口人都不愛，
 懶汉就是吃不开。

心如水沒正翻浪，
 又見飛鳥壘窩忙。
 飛禽它也來勞動，
 難道我是糧食虫？
 反過來想，翻過去想，
 想起陳杰心明亮。
 手搔頭，嘴大張，
 他言說：「陳杰就是比咱強，
 模範咱今生不指望，
 這個社員就夠當。」
 老婆回頭出了聲：

「模範不是從天生，
 只要你真心愛社勞動強，
 模範也還能當上，
 你要不去掉你的思想病，
 社員恐怕也當不成。」
 老漢聞听大吃驚：

「社員为啥當不成？」
 老婆看老漢回心轉，
 再叫老漢听我言：

「社員這兩字不簡單，
 懶漢怎能當社員。
 你在社里胡耍怪，

老毛病帶到社里來。
 你的年歲并不老，
 沒兒女社里有『五保』。
 为啥还不好好干？
 一心想進养老院！
 不跛、不瞎、又不癱，
 奸病把你的腦子占。
 眼光放長往遠看，
 社會發展日夜變：
 各處已有拖拉機站，
 咱村里拉起廣播綫。
 農庄還要修劇院，
 咱家里也要把電燈安。
 將來的生活要美滿，
 全靠現在積極干，
 都照你這樣耍奸蛋，
 美好的远景怎實現？
 愛社就要愛勞動，
 好日月要拿勞動換。」
 老張听了眼開花，
 心里就像蜜蜂扎，
 受了感動說實話：
 「我底子不正心太滑，

搗鬼当了本事用，
 耍奸認為生的灵，
 剝削思想沒去净，
 偷懶耍滑怕劳动。
 不老裝老太糟糕，
 过來过去想『五保』。
 五三年我去賣余粮，
 回來向你报假賬，
 搗鬼了票子五十元，
 在銀行換成了存款單。
 現在咱就取出來，
 提早把夏收來安排，
 把鏟給每人送一張，

表表我的真心腸。」
 老婆高兴的沒說啥，
 站起來拍土抖手帕，
 心投意合笑哈哈，
 不去赶会轉回家。
 第二天銀行取了錢，
 兩口子会上來買鏟。
 鏟刀子買了几十片，
 給社里投資支援生產。
 買过鏟，沒閑轉，
 老張進了理髮店，
 剃掉胡子刮了臉，
 老汉从此变青年。

黃育中

有个中学生，
 名叫黃育中，
 農村長，農村生，
 从小他就愛劳动。
 中学畢業回家鄉，
 日头偏西到黃庄，

三脚兩步進家門，
 見爸坐在炕沿上。
 他爸見娃忙下炕，
 就到鍋里舀米湯。
 边遞湯，边問話：
 「畢業以后干啥呀？」